往事回忆

从柳条到松枝

□于逸翔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童年时，我们一群同村的小伙伴最爱跑到邻村看露天电影。打仗的片子最叫人着迷，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……哪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也从不觉得腻味。每当银幕上硝烟四起，战士们矫健地跃出战壕，我们这群小孩子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。而最让我们痴迷的，是军帽上那颗闪闪的红星，它像一粒粒火种，悄悄地埋在了我们儿时的心田。

放学后，我们爬上柳树，折下最柔软的枝条，笨手笨脚地编成“军帽”，仿佛戴上它就成了真正的战士。我们学着电影里的情节，玩打仗搞潜伏的游戏，有人猫进草垛，有人藏进猪圈，有人爬上树梢，也有人匍匐在田埂边。冲锋时手臂一挥，大喊一声“冲啊——”，那一刻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。我们总暗暗盼着，什么时候才能戴上一顶真正的军帽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在村里两位退伍叔叔家的墙上，见到了真正的军帽。它们静静地悬挂着，像被珍藏的宝物。叔叔们看懂我们眼里的光，总会笑着取下来，让我们挨个试戴，还教我们举起小手，敬一个稚嫩的军礼。指尖触到硬朗的帽檐，棉布上带着阳光的味道，尤其是那颗红五角星，像一枚滚烫的烙印，深深印在我们心上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改造自己那软塌塌的布帽。找来鲜亮的红布，仔细剪成五角星，一针一线缝在帽檐正中；又把报纸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帽圈，让软帽也有了挺拔的轮廓。我们戴着它奔跑在村头田间，仿佛真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1989年冬天，梦想照进现实。我穿上了橄榄绿的军装，戴上了武警大檐帽。帽檐上的警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国徽、盾牌、长城和松枝，每一处设计都承载着深意，国徽代表着法律的尊严，盾牌象征着守护人民的使命，长城寓意着钢铁般的防线，松枝则代表着坚韧不屈的意志。当我第一次戴上它时，心中涌起的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平静，仿佛每一步童年时的奔跑，都在这一刻稳稳落地。

在部队，我们都珍爱大檐帽，爱它那一抹厚重的橄榄绿，更爱它那挺拔昂扬的姿态。新帽子发下来，不知是哪位老战友传下来的传统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拆下帽顶的塑料撑圈，用热水小心浸泡，再轻轻放回进行整理。这小小的秘而不宣的改造，让帽檐弯出了一道优雅的弧线，帽子戴在头上，顿时感觉精神抖擞，像一只正欲展翅的雄鹰。

在军营的日子待久了，帽子成了无言的战友。日晒、雨淋、汗浸，它见证我们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，浓重的橄榄绿渐渐褪去，帽檐边缘泛出白色，如同岁月在礁石上留下的印记。我们轻柔地洗净它，晒在阳光下，闻着肥皂的清香，仿佛也洗净了自己曾经的莽撞。帽子的褪色，正是我们成长的痕迹，眼神愈发坚毅，心也静了下来。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成了别人口中的“老兵”。三年后，我摘下警帽领花和肩章退伍还乡，帽子被我收进箱底，之后我也戴过各式轻便的帽子，却再没有一顶能有它那样的分量。

前些日子，我翻到一张在南昌八一广场拍的老照片。背景是江西省展览馆，我头戴大檐帽，目光里早已褪去少年的青涩，增添了几分成熟和坚毅。虽然30多年过去了，但我还是非常怀念身着军装头戴警帽的军旅生涯，我将它设为微信头像，当作对青春的一次致敬。我也忽然想起童年那顶用柳条编制的帽子，想起村里叔叔家墙上挂着的那顶真正的军帽，也想起自己那顶渐渐变色的警帽，心中感慨万分。

我的舅爷爷曾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我的小姨夫曾在老山前线猫耳洞中浴血奋战，我也曾在军旗升起的地方默默守护一方安宁，我的姨侄即将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……我们这个大家族，几代人的青春时代，都戴过不同时期的军帽，我们都曾无数次举起右手，敬一个又一个庄严的军礼，致敬各自岁月里的荣光。

从柔软的柳条到刚劲的松枝，从鲜红的五角星到庄重的警徽，从稚嫩的作训帽到挺括的大檐帽，从心向往之到身在其中，那一顶顶不同时期不同款式的军帽，默默见证了我们家族几代人无私的奉献和担当，也见证了我们用汗水与忠诚书写的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青春年华。

方言杂谈

嘴边上的“误解”

□王荣华

一次在接待外地朋友的饭桌上，一位宝应朋友对客人说：“宝应土菜味道还马马虎虎的，想吃就甩头吃。”客人听了一脸的懵逼，疑问十足地说：“这菜的味道非常好，不是马马虎虎的，为什么还要‘甩着头’吃菜呢？”他这一问把我们这些宝应人都问得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我告诉客人：“‘马马虎虎’是一种客气、谦虚的说法，意思刚好相反；‘甩头’不是真的要你‘甩着头’吃东西，而是请你尽量多吃一点的意思。”这都是方言土语闹出来的笑话，是挂在嘴边上的“误解”。

平常生活中，像“甩头”这样容易使外地人误解的宝应方言土语还很多，与外地人交流时，尽量少用或不用，免得闹笑话、起误解。

下面再举几例容易使外地人误解的宝应方言土语：

宝应土话“芭蕉扇子”“算盘珠子”“菠萝盖子”和“孤拐子子”，除了本意之外还表示人体内的“肩胛骨”“脊柱椎骨”“髌骨”和“脚踝骨”。“大鱼头”“小鱼尾”跟鱼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说的是人的大眼角（内眦）和小眼角（外眦）。如果你听到宝应人说：“‘算盘珠子’都要散了。”其实是说腰酸背疼非常疲劳的意思。

宝应人催人快来常常会说：“‘河头’‘河头’，还‘岸上’呢！立刻马上就来。”这里的“河头”是宝应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方言词，并不是字面上“河里面”的意思，而是表示时间短、速度快的土语，相当于“马上”“立即”。其实这个“河头”是“回过头”的方言连读合音词，“河”是“回过”的连读合音借用字，因此听起来就像“河头”的读音了。至于“河头”的“河”到底选择哪一个字来书写更贴切，还有待专家以后来确定。

“咆”，宝应方言一个典型的语气词，表示陈述、疑问和祈使语气。“我说他不行咆！”“你睡懒觉的咆？”“来咆，多一个人多双筷子。”这些宝应话里的“咆”都读成“包（bào）”音，其实这一读音是古官话读音在宝应方言里的遗存，现在古音保留较多的潮州话、客家话“咆”的读音也和宝应方言一样都读bào，只是宝应方言的“咆”字比普通话多一个语气词的义项，与“喃（lan）”“嗲（dia）”“呀（dai）”“哟”一样成了宝应方言代表性语气词。如果你在外地听到有人说：“怎好喃？”“什话呀？”“是不是嗲？”“就即话哟！”说话人一定是宝应老乡。

“熊”，《新华字典》有哺乳动物、姓和方言“斥责”“训责”三个义项，这里的方言义项与宝应方言里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宝应方言“熊”为什么会有“斥责”“训责”的意思呢？我想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宝应人在“斥责”“训责”人的时候常常会说：“你‘能’，就你‘能’，你‘能’怎么把事情办砸了呢，以后‘不能’就不要‘充能’”。这就是说人因能力很差才被“斥责”“训责”的，被“斥责”“训责”的人如同被“火烤”一样难受。因此，从这方面来看，宝应方言的“熊”就是用“怒火”“烧烤”能力很差的人，符合古人造字的“会意”方法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

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嘴边上的“误解”主要有“音同义不同”和“形同义不同”两种形式。前文提到的“甩头”就属于“音同义不同”的误解，“咆”就属于“形同义不同”的误解。现在家长们在教孩子普通话的同时，也在教孩子说家乡土话，一定要向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看起来、听起来与普通话词语一样土语的意思，否则孩子们长大后就会闹出许多嘴边上的“误解”。

亲情如歌

洗 澡

□胡磊

或许是秋后的燥热绵延时日太长，抑或外出务工的乡邻多半还未归乡，今年老家的澡堂比往年开业要迟。我打国庆起就想着好好泡个澡，这份盼头攒了许久，直到今日才算得偿所愿。

我对浴室洗澡的这份偏爱与执念，大半是爷爷给的。

爷爷是个地道的庄稼人，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，掌心的粗茧能磨出火星子，指缝里常嵌着泥土。除了种田侍弄庄稼，他还掌握一门手艺——挖井。那会儿自来水没通到村里，谁家要打井，头一个想到的准是我爷爷。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他去过现场，看他弯腰在井口边忙活，挖累了他就坐在井边，从口袋里摸出香烟，不紧不慢点上，看着渐渐变深的井，眼里满是自信：“再向下两尺，准能出水。”

几十年前，爷爷就凭着这股子韧劲，给周边不少人家挖井，解决吃用水问题，也给好几家浴室挖过井。后来，这些浴室的主家们都感念他的功劳，每逢爷爷去洗澡，总会执意免了浴资。

忙完农活，爷爷常常会喊上我：“走，洗澡去！”从最早的砖瓦厂浴室、春龙池，到后来的郭桥浴室、日月浴都，爷爷陪着我踏遍了这些澡堂的门槛。我曾问他，为啥三天两头要来洗澡，他总是拿着烟，咂吧一口，在烟雾缭绕中慢悠悠地说：“忙了一天，泡在热水里，浑身的骨头都松快了，洗得清清爽爽，夜里觉睡得舒坦，第二天干活才有劲。”那时候的我似懂非懂，只惦记着进了澡堂，就能在水池里扎猛子，听着旁人起哄地夸赞，便觉得浑身是劲。

后来在外上学、工作，澡堂洗澡竟成了奢望。大城市里的澡堂，动辄几十上百元的浴资，让我只能望而却步。前几年在连云港，我在单位附近绕了好几条街，总算寻着一家平民普浴，兴冲冲地进去想过把洗澡的瘾，可洗完出来，心里反倒空落落的。

城里的普浴，一排排铁柜整齐划一，功能区划分得明明白白，确实干净利落，却少了老家澡堂里那股热热闹闹的气息。在这里洗澡，更像是完成一项任务，匆匆忙忙搓洗干净，便得起身离开，没有了和乡邻闲聊的惬意，也没有了水池里肆意玩水的自在，半点洗澡的乐趣都寻不回，反倒让我越发怀念老家的澡堂，怀念爷爷带着我泡澡的日子。

今年六月，爷爷因癌症晚期没能留住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也结束了在外四年的漂泊，回到了爷爷一直盼着我归来的老家，重新回村谋了份差事。爸爸说，爷爷走前几天，自己慢慢挪到理发店理了发，仔细刷了牙，还在家烧了热水，自己慢慢擦拭身体。他心里唯一的遗憾，就是那会儿澡堂没开门，没能再去泡一次澡，没能再感受一次热水裹着身体的温暖。

爷爷的遗憾，便成了我的执念。日子一天天过，这份念想却越发浓烈，总算等到澡堂开门，真应了那句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。前几日给儿子小葫芦洗澡，我蹲在澡桶边，帮他搓着后背，突然想起爷爷当年也是这样给我搓背的，便轻声跟他说：“葫芦，你太爷以前可厉害了，会挖井呢。咱们老家澡堂的水，就是你太爷一锹一镐挖出来的。以前太爷总带我去澡堂泡澡，在水池边看着我扎猛子，生怕我呛着水呢。”小葫芦仰着小脸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爸爸，我也好想再让太爷带我去澡堂洗澡啊。”他的话让我的喉咙一下子发紧，只能摸了摸他的头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今晚下班后，我揣着满心的念想，走进了爷爷生前没能如愿再来的老浴室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：成排的木质座椅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大毛巾，桌上的茶壶冒着热气，跑堂的师傅还是那张熟面孔，只是当年挺直的腰杆，如今已佝偻成了一道弧线，动作也慢了许多。

我慢慢走进水池，温热的水漫过脚踝、膝盖，最后将整个身体包裹住，暖意顺着毛孔一点点渗进骨子里。恍惚间，仿佛又听见爷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先泡上一会儿再搓身子才舒服。”

正出神时，一位光头老爷爷牵着胖墩墩的重孙坐到了池边。老人很有耐心，用温热的毛巾先给孩子擦了擦脸，又慢慢擦拭着小胳膊小腿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。这一幕，像极了当年爷爷带着我、后来带着小葫芦来洗澡的模样。爷爷也是这样，小心翼翼地护着我们，用粗糙却温暖的手掌，擦去我们身上的水珠。

我忍不住轻声问老爷爷能不能拍张照，他笑着点了点头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泪水突然涌了出来，混着浴室里的雾气，模糊了视线。眼前的身影与记忆里爷爷的模样渐渐重叠，那些年一起泡澡的时光，爷爷挖井时的汗水、澡堂的热气、池水的温暖，全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让我分不清现实与回忆，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温温热热的，久久不能平静。